
文庙：儒家文化的象征

——以宁远文庙为考察对象¹

王 慎 王 配

【摘 要】 文庙是儒家思想文化的产物，作为传统社会的礼制性建筑，其本身以蕴藏象征为习见。湖南宁远文庙是南方地区现存规模最大和保存最完整的文庙，其无论是选址、布局还是装饰，都蕴藏着丰富的儒家文化的象征。从象征的角度，由表及里，由现象到本义来探究和解读文庙，不仅可以借此拓宽“文庙学”的研究，而且还有助于认知文庙本质及其所反映出的思想文化，从而更好地发挥文庙作为文化遗产在当今社会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 文庙；象征；儒家文化；宁远文庙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0139 (2017) 08-0016-6

文庙作为奉祀孔子且列入国家祀典的庙宇，综合了礼制和实用两方面的功能，蕴藏着浓郁的传统思想文化。本文选取南方地区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文庙——宁远文庙作为案例研究，来分析、解读、窥视文庙所蕴藏的象征及其表现出的思想文化内涵。

一、文庙选址：“地运”与“文运”交织

作为国家礼制建筑，文庙是文化的符号，文运的象征。故在笃信“地灵”与“人杰”相辅相成的民众观念中，修建文庙乃是“兴地脉”和“焕人文”的重要手段。是以，营建文庙，无论是政府拨款，还是地方士绅斥资，对于文庙选址都极为重视。“宋以后往往将地方科举的兴盛与否归咎于孔庙选址，为振兴‘文运’，常‘人谋龟筮’、‘考诸阴阳家者之说’另择吉地。”^[1]

宁远文庙选址，就体现出明显的“地运”观念，即“藏风得水”。所谓藏风，由于宁远位于南岭腹地，北接阳明山，南连九疑山，两大山体对阻挡南下的寒潮和东南来的台风起了重要作用，这也是宁远文庙得以保存完好的外部环境因素，此即谓之“藏风”；在“得水为上”^[2]的风水思想指导下，宁远文庙选址在河渠北岸，“所建学宫于县治西南二十余步，巽水环绕其前”（《（嘉庆）宁远县志·学校志·文庙缘起》）。“巽”代表东南方，“巽水”即是从东南方流来的水，此指宁远文庙前边的泠江，发源于宁远东南山区，横穿全境，在县城西北处注入湘江。宁远文庙开门见水，此即谓之“得水”。既藏风又得水暗指风水相宜，民众冀望这样的选址能够给地方带来福祉，即文运昌盛、人才辈出。由此可知，运用风水选址体现了民众的祈福心理和文化的象征，同时也是一种选址美学，甚至观察技术，“它通过美学观察来选择和调整建筑物与树木、山脉、墙线、水路的关系”^[3]。

¹**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项目“教育活动史研究与教育史学科建设”（项目编号：B0A130117）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慎，中国矿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江苏徐州 221116；

王配，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湖北武汉 430079。

需要提及的是，宁远虽地处西南偏远山区，然“无土山，无浊水”，有“舜之遗风”，曾文教发达，人才辈出。“民秉是气，往往清慧而文”，甚至村童“无不蒸蒸向化，慕义从风”（《（嘉庆）宁远县志·艺文志·重修儒学记》）。唐宋年间，就有两位宁远人金榜题名，状元及第，“唐宋以来，大魁者二人，皆有义风著闻”。一位是唐代的李邵（808-873年），延唐（今宁远灌乡）人，大和二年（828年）举状元，是两湖两广地区第一位状元，宁远县湾井镇下灌村至今存留“李氏宗祠”和“状元楼”等古建筑；另一位是南宋宝祐元年（1253年）的特科状元，宁远人乐雷发。除此之外，“以名进士出身者，指不胜数”（《（嘉庆）宁远县志·艺文志·重修学宫碑记》）。或许，“穷乡僻壤”的宁远，能够文运昌盛，确实和文庙选址时所赋予的象征有着莫大的关系。

二、文庙布局：中正之序与等级贵贱结合

文庙建筑群布局的一个特点就是院的运用。院由各单体建筑组合而成，若干院组成建筑群。每个院落规格布局各不相同，大小不一，氛围和观感也有所不同。文庙的院落多至九进，而只有曲阜孔庙是九进院落，“极于九”，一般只用于皇宫，而用于孔庙则表达了对孔子及其思想无限的尊崇，其它的还有七、五、三进院落等。文庙建筑群布局则通过院落的大小、进数、序列、组合等来表达不同的象征。

宁远文庙作为县学文庙，遵循国家礼制的规定，为三进院落，其整个建筑以乡贤祠-大成门-名宦祠相连一线为界，分为“前园后院”，前园为第一进院落，后院由两进四合院式院落组成。由园入院，建筑便由少变多、由低变高，殿阁巍峨、金碧辉煌，让参观者顿时从郁郁葱葱的环境，转入至庄严肃穆的氛围。

第一进院落相对空旷，花园式样，是烘托主殿的准备性空间。从东西院墙上的登圣坊或步贤坊进入文庙，即东南、西南角两门，映入眼帘的便是一个半圆形的池子，谓之“泮池”，又名“学海”，是宁远县地方官学的标志。“泮池”四周环以石砌护栏，护栏上镶嵌了51块儒家文化题材的石刻，池中有青莲和游鱼。古代学子初入学时，需绕行泮池三圈，此举寓意遨游学海。泮池中蓄水，池中有进出水口，与文庙南边河渠（泮江）相通，因而是活水泮池，暗喻儒家思想“孔泽流长”，并期盼学子能从圣人的“乐水”中得到启示。同时，半圆的水池，无论旱涝，都不盈不亏，象征“学无止境”，即在校所学的知识只是一半，书生不可自满、自弃。而且半圆形的泮池与整个呈方形的文庙，方圆结合，不仅避免了整个建筑群的单调之感，还给文庙增添了些许灵气，更是古人“天圆地方”的朴素宇宙观的象征。泮池直径正对棂星门，这是一座石牌坊，是典型的四柱三门式青石门，门上雕刻着龙凤等纹样，精美绝伦。“棂星”即灵星，是二十八星宿之一，古代皇帝祭天得先祭灵星，在文庙中建棂星门，则象征祭孔如祭天。在传统社会，前来文庙祭拜的文武官员行至棂星门前，必须下马、下轿以示尊敬。经过棂星门，步入神道，直通大成门，道两边便是两片园地，里面种植着松、梅、桔、樟、竹等象征高洁品格的四季常青树种，郁郁葱葱，一方面象征儒学的常青、常新，经久不衰；另一方面则以此劝诫学子要成为品德高尚、百折不摧的人。

第二进院落由东西虎、乡贤祠-大成门-名宦祠、大成殿组成，是东西南北围合的院落空间，最为宽广，为整个文庙的核心空间，象征庙主孔子的等级和地位。主殿大成殿是建于台基之上的重檐歇山顶的宫殿式建筑，面阔五间，四周柱廊环绕，是整个文庙的核心和主体部分，高大华美，突出于四周门虎殿堂之上。其前后檐共有12根龙凤石柱，全部采用高浮雕镂空工艺制作，造型生动活泼、栩栩如生、龙盘凤舞、瑞云飞翔，是整个文庙雕刻的精品，堪称不可复制的“国宝”，亦是宁远文庙的主要特色之一。大成殿四周墙上绘着孔子生平的“圣迹图”，记述了孔子从自学成才到立学授徒的一生。殿前的石砌月台，四周围着石护栏，每块石护栏，都雕有寓聪明、吉祥、福禄寿齐至的图案。正中的御路石，采用高浮雕镂空工艺，雕刻着栩栩如生的五龙戏珠图案。若在雨天，有水流过，五条龙动态十足，犹如活物。大成殿前两侧为东虎和西虎，供奉着历代先贤先儒的牌位。大成门为硬山单檐，三级马头（封火）墙，上盖黄色琉璃瓦，为过厅式大门，三孔长方形大门，并排而立，门上镶嵌着金色的门钉和威严的铺首兽头。大成门两侧分别相接的是“乡贤祠”和“名宦祠”，系硬山单檐青瓦木结构建筑，分别用来供奉当地有德于民众的社会名流和有政绩的官员，为学子树立学习的榜样。

第三进院落离大成殿较近，空间相对狭小，由崇圣祠、大成殿、明伦堂、尊经阁合围而成，象征着儒家倡导的“孝道”、

“人伦”等思想。崇圣祠，为这一院落的主体建筑，系硬山前重檐，拥有雕刻精美的灰塑图案的马头墙，是供奉孔子五世先祖牌位之所，体现着孔子所倡导的孝道思想。殿前檐有两根雕琢精美的凤柱，引颈高鸣展翅欲翔，非常灵动。祠堂左边是明伦堂，为师生授受的讲堂，传统社会的教育，主要是使受教育者知晓社会伦理道德，明白做人的行为规范，故取名“明伦”，暗示着教育的培养目标；右边是尊经阁，为存放儒家经典的图书室，收藏着儒家经典著作，此也是文庙象征儒家文化的一个体现。

整体而言，宁远文庙建筑群由照壁开始，至崇圣祠结束，照壁是序幕，大成殿是高潮，崇圣祠是尾声。以主祀孔子的大成殿为中心，象征着孔子如帝王般的尊贵地位。在红色围墙环绕的闭合空间里，宁远文庙采用了严格的中轴对称布局，即南北中轴线纵深发展、两边对称的布局方式。中轴线上分别坐落影壁一泮池一棂星门一大成门一大成殿一崇圣祠；两边建筑分别为登圣坊、步贤坊；腾蛟门、起凤门；名宦祠、乡贤祠；东庑、西庑；明伦堂、尊经阁。这样的对称既可突出居中为尊，又因对称的纵深铺展，形成轴线，各组建筑串联在同一轴线上，形成统一而有序的整体。从文化象征的意义而言，这样的布局折射出古代社会的“天地之序”的礼制思想。正如学者所云：“地方文庙作为礼制建筑，其本身就是儒家传统思想的物化，它集中体现了儒家的序、正、和的思想。”^[4]

三、文庙装饰：庄严肃穆与浪漫活泼并举

美观是建筑三大基本原则之一^②，文庙建筑也强调装饰效果。一般来说，文庙装饰主要包括雕刻图案、建筑色彩、建筑命名题字、匾额、对联等。由于“人类具有制造象征的嗜好，潜意识地把客观对象或形式改变为象征”^[5]，是以，作为礼制建筑，文庙的各类装饰更是蕴藏着大量的象征。宁远文庙装饰所表达的象征的特色即是在儒家思想和地域文化之间追求平衡，既有统一性的象征，也有地域性的象征，最终融于文庙一体。

首先，宁远文庙装饰最重要的即是雕刻，可谓精品云集。由于宁远地区多山石，为宁远文庙建筑和装饰提供了充足的石材，故宁远文庙的石雕比较著名，造型各异，表现出的象征意味亦非常浓厚多样。作为装饰品，宁远文庙的雕刻样式丰富庞杂，在秉承中国传统建筑装饰所寓意的祈福、求吉、避凶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基础上，将自然界的神物、动物、植物有序地融于建筑体系之中，非常好地诠释了文庙的儒学性质，又反映着宁远地域性文化的特色。

宁远文庙最佳的雕刻作品以龙和凤为题材，高浮雕蟠龙飞凤石柱群是整个文庙装饰的点睛之笔，采用高浮雕、浮雕、镂空工艺，艺术成就极高。其雕刻手法不同于曲阜孔庙的云龙石柱，曲阜孔庙的是先雕柱径，后于石柱上平地起花，浅浮雕雕出云龙图案，而宁远文庙的则是依石先雕龙身、云彩，后雕被云龙缠绕的柱径，一般龙身高出圆柱 10~15 厘米，龙头最高处，高出柱身 25~40 厘米，可见其工艺之精湛。龙凤石柱所用石材采自当地的青石，青石坚且脆，国内外专家一度想复制宁远文庙的蟠龙飞凤石柱，但都不得成功，因此，宁远文庙石柱群成为不可复制的孤品。整个建筑内共有 20 根，其中龙柱 12 根，凤柱 8 根，大成门内外檐下 4 根龙柱，大成殿前后檐下 12 根龙凤柱（4 凤 8 龙），大成殿左右回廊檐下 2 根凤柱，崇圣祠檐下 2 根凤柱。每根蟠龙云柱与飞凤云柱，既有序对称排列，又造型各异，在衬托出文庙庄严肃穆的氛围同时，又不失活泼生动。而且，整个文庙龙凤腾飞的景象还象征着学子吉祥如意及金榜题名后的喜悦之情。此外，大成殿前御路石上的五龙戏珠雕刻装饰、棂星门上龙凤雕刻装饰、抱鼓石上的龙凤雕刻装饰、牌匾上的行龙飞凤装饰等，都有龙和凤的形象。众所周知，龙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王权和尊贵的象征。至于宁远文庙中大量出现龙凤形象，则象征着孔子及其所代表的儒家思想在传统社会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以及民众对学子成龙、成凤的殷切期盼。

在倡导“尊师”的域境里，宁远文庙的狮子雕刻装饰，其象征寓意别具一格。在宁远文庙中，最大的 3 对圆雕石狮子，分别位于棂星门、大成殿、崇圣祠前。古代社会，用狮子形象作为装饰品，既寓意辟邪镇宅，又彰显权贵，矗立于文庙中还烘托出文庙庄严肃穆之感。另外，在汉语语境中，“狮”与“师”同音，孔子为先圣先师，在尊师重道的文庙，“狮”自然就象征

² ①古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提出：“实用、坚固、美观”建筑三大基本原则。

着“师”，表明进入此门的人应该对孔子及其学问怀有敬畏之心。除此之外，在柱础上还有造型多样的小狮子，主要位于大成门内两根龙柱、大成殿四角的龙柱、崇圣祠檐下的两根凤柱之下。由于柱础是承受屋檐柱的垫基石，此处则象征着“师承重托”，暗喻老师承担着传道授业解惑之重任。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麒麟”是仁义之兽，象征吉祥和公正贤明，代表品行高尚、崇高杰出之人，而且，“麒麟送子”的传说还与孔子有一定关联。运用“麒麟”在文庙的雕刻装饰中，一方面可以烘托庄严、神圣的文庙氛围；另一方面暗喻学子通过在文庙的苦读而金榜题名，走上飞黄腾达的仕途，成为一代贤臣。此外，还有以“鹿”的形象作为雕刻题材装饰于文庙，“鹿”与“禄”和“路”同音，是吉祥的象征，寓意学子能够在以后的仕途上“禄禄升”或“路路通”。

其次，宁远地方文化中浸润着浓郁的楚文化所特有的浪漫气质和神秘色彩。由于宁远位于湘楚之南，“宁远，在全楚东南，踞春陵，带潇水，面九疑，控百粤，形胜地也”^[6]。因此，宁远文庙中存在的大量神秘浪漫的装饰图案。如“龙头配凤身”“龙头配鱼身”“虎身配凤翅”“凤头配麒麟身”“蚌仙笑观雄鸡斗蜈蚣”，以及由“凤头、龙爪、麒麟身、狮尾”组成的“四不像”动物。这些图案以浅浮雕为表现手法，活灵活现地刻画了这些奇异怪兽的独特神态，令人遐想，回味无穷，也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是从独特的视角表达了当地民众对美好生活的愿望。还有如“鹿”“蜂王”“猴”图案，象征“一路封王封侯”；“摇钱树”图案，树上每串钱的数目是“五”，暗喻“五子登科”；平房、牡丹与三层塔相结合的图案，象征“花开富贵、平升三级”，寓意仕途一路升迁；喜鹊与莲花相结合的图案，表示“喜得连科”；虾、螃蟹的图案，借喻“稳中解元”；两只“鹿”的图案，则暗指“路路通”；等等。

再次，文庙建筑的尺寸、大小等也极具象征。文庙建筑“不论建筑的开间、屋顶的形式、斗拱的踩数、屋瓦的颜色质地、彩画的颜色图案、建筑的高低大小等等无不受到礼制规定的约束”^[7]，体现着浓厚的儒家理念。在传统儒家文化中，尺寸的大小往往象征着等级，设计者通过尺寸的对比来凸显主体建筑，这样主要建筑就显得高大，次要建筑相对较小。宁远文庙的整体建筑中，大成殿最高大、宏伟，象征孔子地位之尊贵。此外，文庙建筑屋顶的型式和色彩也存有不同的象征。屋

顶的式样，有重檐与单檐的区分，分为庑殿顶、歇山顶、悬山顶、硬山顶四种类型。这些型式分别象征等级的高低，其中以重檐庑殿顶的等级最高。屋顶的颜色，有黄色、绿色、青色等，黄色象征最高等级。以宁远文庙为例，中轴线上建筑，如大成门、大成殿、崇圣祠等，屋顶皆覆盖黄色琉璃瓦；两边建筑瓦的颜色则为青色。所以，从高处鸟瞰文庙全景，一条黄色的中轴线异常醒目。宏伟壮丽的屋顶颜色，象征着文庙在当地建筑中的重要性。宁远文庙的德配天地坊与道冠古今坊的屋顶也是覆盖黄色琉璃瓦，以此象征孔子至尊无上的地位，让始步入文庙者即可感受到这种氛围。文庙建筑还强调开间数，开间数有三间、五间、七间、九间，开间数越大象征建筑的等级地位越高。宁远文庙大成殿面阔五间，是整个文庙等级最高的建筑，象征庙主孔子地位之尊。

最后，因儒家思想中强调“名正言顺”，中国古建筑的题名、匾额以及对联非常讲究，且具有很强的象征。文庙作为孔子儒家思想传播的圣堂，其主要建筑的命名称谓，处处展示儒家思想文化的内涵。宁远文庙用“万仞宫墙”称谓照壁，以及用“德配天地”“道冠古今”题名坊间，暗喻孔子道德学问之深；登圣坊、步贤坊，则表示步入文庙的学子应以“成圣成贤”作为人生的最高目标；大成门、大成殿，以“大成”为名，谓孔子为集大成者；明伦堂，以“明伦”为名，告诫学子学习以“明人伦”为首要目标；尊经阁，取名“尊经”，暗喻主要学习内容是儒家经典；乡贤祠、名宦祠，则激励学子通过学习成为“明贤”之士。宁远文庙匾额，只剩下两块，一块是嘉庆皇帝所题“圣集大成”，悬挂于北面居中的梁枋上；另一块是光绪皇帝所题“斯文在兹”，悬挂于南面居中的梁枋上。

“圣集大成”“斯文在兹”都是对孔子的褒扬。除此之外，宁远文庙的对联也很有特点，体现儒家特色和对孔子的尊崇。如，“气备四时，与天地鬼神日月合其德；教垂万世，继尧舜禹汤文武之师”。“觉世牖民，诗书易象春秋，永垂道法；出类拔萃，河海泰山麟凤，莫喻圣人”。总之，装饰文庙的这些题名、匾额以及对联充分凸显了文庙的教育特性和孔子儒学的象征性。

四、总结与余论

文庙，是古代祭祀孔子和进行儒学教育的场所，是礼制庙宇与官方学校合二为一，即“（孔子）庙（官）学合一”的建筑规式。自汉武帝抑黜百家，设置五经博士，儒学很快便定于一尊。发展至唐朝，“罢周公，升孔子为先圣，以颜回配”，“诏州、县学皆作孔子庙”，“诏尊孔子为宣父”^[8]，等一系列尊孔崇儒的措施，文庙在全国各地建立，为其后来发展成为儒家文化的符号和象征奠定了普遍的基础。

一方面，文庙建筑群，其选址、布局、装饰等方面体现着儒家文化。“文庙中每一种建筑，甚至每一件图案、装饰，都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成为一个个承载儒家文化信息的载体或‘标本’。”^[9]文前三点所论述的文庙选址、布局、装饰中蕴藏的象征背后即是体现着浓厚的儒家思想文化，即可印证。而且，通过文庙建筑所体现出的思想文化往往还不是刻板的摹写，而是充满智慧的象征、借喻、暗示，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之一。也因此，表现在文庙建筑上，以蕴藏象征为习见。只有透过建筑表面，才能窥探其后的象征和文化内涵。相比西方建筑艺术中所强调的永恒、崇高和奔放之美，中国古代建筑艺术更倾向于秀丽、婉约和含蓄，注重运用象征来表现文化智慧和内涵。“熟悉中国传统建筑的人会有这样的感觉，在实用与美观之外，还有某些因素，影响建筑的营造与使用。……古人通过建筑中的方位、数字、色彩、图像等方式来表达吉凶观、等级观、宇宙观等，这些无不刻有传统文化的烙印。……赋予传统建筑以丰厚的象征内涵，每一座房屋都在静静地陈述着古人的理念和希冀，人们漫步其中，就仿佛徜徉在充满象征的域境，玄奥而神奇。”^[10]文庙建筑中所表现出来的即是这样一个充满儒家文化象征的境域。

另一方面，文庙作为一个祭祀和教育的场所，人在其中的活动亦体现着儒家文化。其一，是文庙祭祀仪式——释奠礼，其旨在尊崇以孔子为代表的贤儒。在传统社会，文庙建筑作为推崇儒学的礼制性建筑，遍及全国各地。文庙祭祀则被列入国家大典，每年春秋仲月上丁日举行全国性的释奠礼仪，最高统治者亲自或是遣官，祭奠孔子以及历代对儒学作出贡献的贤儒，将对治世儒学有贡献的人无限推崇，祭祀仪式也是非常壮观。此外，文庙中的奉祀建筑、祭祀礼仪、祭祀器具、祭祀乐舞等方面也形成了一整套的制度，周到讲究的背后即是统治者及全社会尊孔崇儒的最高体现。其二，是文庙所进行的文化教育，旨在教化儒经，宣扬儒学，传承儒家思想文化。在传统社会，国家教育主要分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两种，中央以及各州、府、县都设立学校，或因庙设学，或因学设庙，文庙成为官方学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庙中进行的则是儒学教育，教学内容及教材都是儒家典籍。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统治者便用经学治世，学校育才、朝廷取士也都以经学为重要标准和基本内容，经学与古代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从汉代的“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到魏晋南北朝的“魏晋经学”，后又经唐、宋、元、明的发展变化，直至清末，官方经学一直占据官学的主导地位^[11]。从古代教育发展史来看文庙，它发挥了为国培养人才、传播传承文化、教化社会等的重要作用，以至发展到后来“科举必由学校”^[12]，成为读书人仕途进身的必由之路。所以，各地都把修建文庙作为头等大事来对待，甚至与地方官政绩考核相连，文庙亦成为一地的中心，建筑位置非常重要、突出，成为古城地图中不可或缺的地标建筑。

综上可知，文庙从形式到内容，都体现儒家思想文化，是名副其实的儒家文化的象征。在一个充满儒家理念氛围的场所，进行着儒学的文化教育，加上统治者以儒学作为治理统治国家的哲学，并主导科举制度来选拔儒学士人来巩固统治阶层，还推行普遍的儒学社会教化，等等。几经结合，相互促进，使儒家学说主导着国家的政治、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同时也使文庙因此而拥有了顽强的生命力而绵延至今，成为中国文化符号的代表。因此有必要提出，既然文庙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独特的文化符号而绵延至今”，且作为一个教育的“活化石”，“建立一门新兴的‘文庙学’迫在眉睫”^[13]。期待文庙这一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和作用能充分地发挥，对其进行的研究也能向纵深发展。

参考文献

[1] 沈旸. 中国古代城市孔庙研究[D]. 东南大学博士毕业论文, 2009.

-
- [2] 郑志斌. 四库全书术数类集成（陆）•葬书（点校本）[M]. 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
- [3] 王铭铭，潘忠党. 象征与社会—中国民间文化的探讨[ML 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 [4] 张亚祥. 江南文庙[M].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
- [5] 卡尔·荣格. 人类及其象征[M]. 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
- [6] 曾钰.（嘉庆）宁远县志•艺文志•儒学复初记[M]. 嘉庆十七年刊本.
- [7] 孔祥林. 世界孔子庙研究（上）[M]. 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
- [8] 欧阳修，宋祁. 新唐书•卷十五•志第五•礼乐五[M]. 中华书局，1975.
- [9] 廖国强. 文庙与儒家文化——以昆明地区文庙为例[J]. 思想战线，2008(3):70.
- [10] 刘晓光. 象征与建筑[M]. 中国建筑地出版社，2013.
- [11] 刘英杰. 中国教育大事典（1840 年前）[M]. 浙江教育出版社，2004.
- [12] 张廷玉. 二十五史•明史•选举（第 10 册）[M].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13] 周洪宇，赵国权. 文庙学：一门值得深入探究的新兴“学问”[J]. 江汉论坛，2016, (5).